



東野遺稿
中

和
793
2





葉國先生曰命學人
信於伊門之徒寔繁
有人子誦其各篇無
稱文支物門之人不
然如東子是其人也

此序全篇賦法於韓
愈字俛教百辭之
翻一實物門之巨
擘東壁之名其
右哉

東野遺稿卷中

聖代何如然主美夫那須安藤煥圖東壁著

東野之為故金龜輩東都石川之清叔潭

友人夫南紀山井重昂君彞輯

武州根本遜志伯脩

序

送野搗謙往京序

搗謙先生以積玉不沽治任將遊京師來告別予曰
吾之有此行也勸者半尼者半矣子則何如予曰嗚
呼大丈夫之處世決行於盡蹇察幾於雪霰之間吾

如何而尼之。吾於先生，非啻燕遊之故。朝夕之交也。吾如何而勸之。雖然，物各有所宜焉。人亦然也。今夫江陵之橘，踰淮則枳。駟牧之駒，蜚駿天廐。是故伊尹辭有莘，以成阿衡之美。仲尼歸自衛，而擅素王之尊。先生亦當有所宜也。今勸先生之行者，必言洛陽世王者之土，而山川秀異，人物溫柔，珠玉所湊，寶貨所產。此可以終生矣。先生勿聽其尼。先生之行者，必言東武之為地，金城鞏固，人物伉直，藩邸相接，冠蓋相望。此可以終生矣。先生亦勿聽唯擇其所宜而已矣。夫大丈夫之道，二焉。出與處而已矣。故吾乃謂遇知

安政之文章非善讀
古書大何以至于此



王侯食厚祿，垂大名，使士庶人間命奔走者，非東武則不可。蔑視王侯，泥塗簪紱，磊落不羈，不受世之溫蠖，使青衿之士，片言必服膺者，非京師則不可。得君之樂，雖大育英材之樂，非小隱顯時異進退義同東武洛陽矣。論甲乙於其間乎哉。顧其所宜何如耳矣。今以先生之才，弱冠而來，斯土學足以率齊民，文足以回狂瀾，書足以泣鬼神。先生所得若此，而其所遊非五侯之家，則七貴之第也。然而其所遇若此，之艱則其不宜東武者可知矣。纔遠于東，即近于西。纔低于左，必高于右。吾以先生之不遇于此，卜其必有獲

此段承前篇之出處
字易以去就繁費
乃章可謂有共妙矣

于彼也。先生往矣。且也如先生長于此學于此。立于此。成于此。為年四十矣。岳泰在前。崇棟在後。受業之徒。盈闕溢闐。今飄然脫去。遠遊于五十三驛之外。豈無惻然于懷乎。然一旦而決之。可謂能審去就。此亦足以卜其有遇于彼也。先生往矣。嗚乎。以先生之才。而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雖然。先生蓋一跌者也。士惡夫循常途之役役。先生往矣。夫以先生之學。而稱祭酒乎。稷下折三千乎。淹中是何難之有。先生勉哉。先生笑曰。吾之決於懷也久矣。得子之言而行。色益壯也。乃書以為贈。

此序字、金玉出於
物子隨筆之右也

摺弁洲之贊詩以全
篇承之既奇及馬
弁洲之詩曰欲識濟南
奇絕處峨眉天半雪
中者

護園隨筆序

客歲余罹災寓家翁之家。則不見徂來先生累月矣。於是時有剗。護園隨筆。謁余序者。余業已卒業。起喟然嘆曰。峨眉天半雪中。看是弁洲贊。濟南奇絕。寧所不足。濟南哉。殊不觀芙蓉。偃蹇焉爾耳。段使得觀。必有咋其舌也。徂來先生。其芙蓉白雪耶。芙蓉鄰天。不獨我。東方彼航而泛洋者。皆言淼茫汗漫之中。見埋塚天際者。芙蓉已則芙蓉大乎天下。非吾之黨言也。獨怪名山大川。天下淑靈之氣。所鍾不於中國。而於東方。抑何諸。嗚呼。吾知之矣。自其遷徙者。觀

之有中焉。有邊焉。自其頡頏者。觀之。陰陽造化。陶運
 轂轉。安有畫之。而異焉哉。其不經見。竹帛。以天牖。吾
 民之不早耳。否則孟氏所謂虞舜文王東夷西夷。果
 為欺吾哉。且也文章。關元氣。其說尚矣。吾國近古。唯
 武是競。以故薄海之內。豪英之士。畫守割據。狼顧虎
 眈。張爪巨牙。悻然疾視。不相降者。凡幾許年。逮比
 神祖勃焉興乎芙蓉之側。悉皆冰漸燔滅。董董數十年
 之間。乃盡燻其弓矢。庸夫高枕有餘。歷計青史。毋併
 今之盛者。嗚呼。何其壯哉。所謂豪英之士者。修其苞
 茅。守其藩屏。莫不濟濟羽翼。吾之國家也。辟之山。

彼鸞舉鳳峙。虎踞龍蟠者。各極其勝。如無加焉者。逮
 乎芙蓉一晴。初日始湧。皓皚偃蹇。衆美皆廢。方此之
 時。彼環拱羅立其側者。要皆如兒子輩。而送靄獻翠。
 舒霞出霧。千里一色。呼吸帝座。莫非為芙蓉之增。其
 勝者也。噫。夫其所鍾。既已如斯矣。所關者。焉獨不然。
 爾來世俊秀之子。易干戈而筆札。釋吳鉤而竹帛。百
 年之閒。而海內斐然矣。則其杰然者。乃誘掖後進。曰
 我善言仁義。曰我善言文章。非不美也。如其各持門
 戶。斷斷相視。使彼後生。傍藩而走。隨聲而驅。百舍重
 趺。肩息不給。何余亦衣被昇平之化。幼而讀書。而

甚厭其若此。且橋海內著述讀之亡甚異者。曰此亡難也。安能終身隸于人如倪之見風哉。蓋弱冠見徂來先生云。乃試扣之內鏗然大異乎他人。宮商及觀其所著。又益異撰焉。則隨得聞復古日新之說。則知先生天下之偉人。不獨吾東方也。先生者。參河望族。史所稱大給氏之裔也。噫。時與地皆若有所期。何其竒歟。其居護園。居牛門。余未嘗不朝夕繼見。見則未嘗不秉燭促席談笑而忘倦也。所談風月文章。非請益也。未嘗及仁義性命之說。蓋生平不喜以道德自處也。然余嘗見其侍君也。見其居父之喪也。見其

與賓客言。與朋友交也。而閨闈之間為殊嚴矣。皆他人所施。施夸張者也。而先生不屑也。如此書所言。乃先生碎金片玉耳。而足使世斷斷者。齒汗交流。走僵不暇。此書也。布宇內。則猶芙蓉扶寸之雲。不崇朝雨天下。然則教育英才。孰大焉。嗚呼。世微持門戶者。無所以質。且蚩蚩者。聰明未痛。無以讀先生之書。然則雞鳴日觀。亦安知非芙蓉之兒孫耶。均之元氣之鬱。淳壯也哉。時乎。弇州又贊。濟南兼出。曰。漢朝兩司馬。我代一攀龍。是殊以文也。文器而已。器之與道兼之者。誰耶。弇州之言不及芙蓉。若其有所待歟。護園先

生之園名護者仍其舊名云。

送香洲律師遊嶼序

庚桑楚之逐畫然之臣絜然之妾處畏壘之山也三年大穰民欲尸而祝之則南面不釋曰至人百姓猖狂不知如往我其杓之人耶彼其名之惡不止水火蚤蠱糞之與土也夫景不為直表曲久矣若然者莫如唯其生而憫乎侗乎胡為乎竊竊南之役乎老聃氏不幾惡影不就陰又疾走焉者乎顧獨善其身也渠猶欲之不欲併與人而已是殆異乎吾重華氏重華氏之耕歷山其人讓畔陶河濱器不苦窳居三年

此序二誤存故姑指其詳

皆且成都而未聞其有杓人之嘆其卒也館帝貳室代帝歷數名之顯謂之何而亦唯陶然鼓琴樂之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其亦如之何水火斯名西方之道之教吾未之皇貫習不知於斯二者孰之近似也則以香洲律師言及行要亦非特獨善之尚者也夫律師獨善即貝葉之墳剖析牛毛泝迴流派濶得其盈科之源固無論也乃其所躬行亦專古之范食有量有時衣有制其言不輕履焉不忘是於其二百有五十毫末耳吾曹止此之聽身己栗栗不冬而寒不荆棘層撓然而師安之裕乎曰持此欲

東里遺稿卷中
必善彼。腴食而華居。衣帛饜饜。忽而觀諸其祖教。猶
之麋鹿。駭乎墻施也。曰。此古也。結繩寧可復乎。擿埴
冥行焉者矣。然夫師之一邦也。其必累累然提携肩
拍踵相曳。膺至者。民也。而毀則颺然從起者。必僧也。
僧其醜也。曷為毀。忌僧之恆乎。置墨鉛側。非增之
烏也。而其烏著矣。人惡夫凌已者。蓋叔季之恆矣。乃
蓬累之一邦。則其來與逐。駢臻亦如之。是以師之突
至乎。今若干年。未嘗或黔也。方師來此都也。務韜其
光芒。繫吾徂來先生是賴。然日光芒微露。老稚稍稍
來矣。有以蘭若請者。則師悄然。俄收其橐而東。其言

曰。氓之來矣。我師之道行也。我師乎。身苦而不阻。名
顯而不厭。孳孳焉。惟民之力濟其所為。異堯舜乎。彼
猶方之內耳。夫我豈偈偈乎。務其名之辟之為者。是
非得已也。持盃水。鄉車火。亦且惑矣。我之弗良業已
不克。仰為吾師。不令而行。蕩蕩乎。不可得而名也。其
俯為庚桑楚矣哉。名毀之梯。請逐之由。易不云乎。見
機而作。不俟終日。我其作矣。且也。我起乎。西淳之濱。
峙者流者。窈窕而邈迤者。濟涉殆盡。獨目未屬。嶼耳
聞之。嶼者。邊東荒。其鬱滯之氣未信。其含靈質而不
浮。鄙朴而好貞。然其所謂松島之勝。肩藝之嚴。丹之

天梁三焉者宛在水中央。趾猶有焉。獨忍使寥寥乎此哉。嗟夫。色其衣左。其衽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且無益乎獨善。光之若漏。毀之或梯。我其引辟諸何處。寧如取而褚之乎。師衽於是乎右。衣於是乎緇。曰。免乎。余曰。免。免。憫乎。侗乎。機杜矣。望之一鄙僧也。嶼之人。殆乎與師爭其席哉。何光其漏。師往矣。雖然。吾聞嶼确而夷矣。師往且三年。俗不皆窳。器之與粟。擾擾有餘。民其或怪而索焉。尸而祝焉。是或者師浸假為蕩蕩乎。秋也。於此時也。吾欲師高據陶然埃壘之外。不欲猶為庚桑楚也。其必來南風之微音。

送徂來先生使甲陽序

文有二體焉。敷腴秀麗。無有窘窮不平之象。而灑灑爾。太平之趣。是臺閣之文也。曠夷清逸。無有拘束窒礙之象。而飄飄乎遺世之懷。是山林之文也。二者不可得而兼矣。蓋端笏青鎖曳裾丹墀之士。則不能知山林之奇。渥交麋鹿。耽思泉石之徒。則不能見朝廷之盛。猶寒暑不同時。金羽不均衡也。且乎其不可兼也。徂來先生在學圃而執牛耳也久矣。或進講而拜賜。或獻議而奪席。故其行文也。每見藹乎富。郁乎華。汪洋乎無涯。洙而於所謂臺閣之文。則已充棟焉。

獨寡山林之文者。亦不遭其興而已。今應藩主之命。祇役甲陽。夫甲也者。山東之喉襟。而霸圖之舊基也。天下名山大川。莫多于此矣。今先生掉鞅於斯邦。而其所以與俱者。省吾騷客。則唱和酬酢。埵篴互奏。白雪交歌焉。是則山林之文。豈不盈缶滿囊乎。振古之不可得而兼者。先生今乃并之矣。嗚呼。盛哉。先生歸日。惠以曠夷清逸之篇。則彼士峰之峻嶒。延山之高峻。坐將神遊乎其間。吾其掃几案。埃之。

奉賀徂來先生五十序

徂來先生之竣峽之事。還也。於是始五十矣。而先生

僅有齊季女已。吾曹二三兄弟。亦為苦風塵。莫能倡奉觴之舉者也。獨甲斐子侯。首為壽詩貽之。然後河內。滕侯。野之。豐隅。諸藩。後先用詩頌賀焉。粵三月既望。實設懸弧之宴矣。不佞煥圖。偕諸子執羔雁牛門之堂。奉觴先生之前。效華封人之祝。則先生亦欣然。為擊鮮斟芳。鳴簧撫桐。歡娛一日云。而吾曹又思禮所言。頗有邑邑之色者也。蓋禮五十。曰艾。始服官政。先生而不可堪服政則已。嗚呼。寧翅能堪云爾已哉。而其堂上之琴。僅供同人燕閒之歡。尚不施諸言偃割雞之邑焉。案頭之筆。獨奉梁園賦雪之用。尚不使之

彦伯倚馬之役焉。彼胡為乎不邑邑也。不佞獨意夫美玉之在乎璞。而芷蘭生乎幽谷。取以為美人之佩。為美人之賀。則有之矣。賀玉之與蘭。則未也。今日之事。寔為先生也。非為天下也。假饒先生服政。無論大而高者。雖其小者。亦未嘗不言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况其立廊廟與樞筦之事者乎。一舖三吐。一沐三握。而脛上無毛。往籍粲然而又且令賤踰貴。踈踰親。示婉則速譏。形侃則來忌。即不至朝受命。夕飲水。寧能保晏起晚食。三日一梳。五日一沐。左圖右史。終日追然。哦芙蓉之雪。時時或曳裾平臺。雁

池之際。搦翰授簡。攄蓄發幽雍。容揄揚逍遙。從容唯其所欲焉。廩人繼粟。厨人繼肉。偃蹇一室卧而不答。禮如今哉。是足以賀先生而已矣。雖然。世若可虞焉。使先生卧。先生而卧。安不關乎心也。先生之卧。且樂足以卜國家間暇也。則先生之卧。天下之福也。是宜為天下之賀焉。且也文事之興。宜無盛乎。今時然要其歸也。冗雜無統。才之高者。執為離言。低者。諛為易言。紛紛焉。擾擾焉。安從問夫。颯颯焉者。也。先生之遯古也。其始怵焉。而難矣。殼率益固。夫然後天下翕然。易不云乎。動而免乎險。解天地解雷雨作。雷雨作而

百果草木皆甲拆今也先生不出戶庭聲震天下天下之士裹足負笈自西自東履綦接門夫曲木盡槩渠閑病痾起盧扁休不盡不閑不起不休是或若宜病先生者也而此事也來者自來耳安速其不來者化者自化耳安速其不化者則亦異夫處貴賤親疎之交示婉形侃者也傳云教育英材一樂也使先生服政亦何遑於斯樂耶而吾曹二三兄弟狂狷則有要無有鄉原於文者則庶幾卒甲拆之時也而後先生之喜可知也然則先生之勤教育天下之福而又不病先生也是所宜並賀俱祝也子曰是亦為政也

奚其為為政夫吾曹何必邑邑禮之言耶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又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後更十年而設宴也子姓振振相率舉觴堂前不佞亦必效以一言於彼其時也惟孝友于兄弟者亦將有所望也寧亦為甲斐子侯之首倡如今日哉乃賦天保而退今歲正德之五年也

琴鶴丹戾五十壽序

乙未正德五年冬十二月丁丑實為琴鶴君戾五十覽揆之辰侯固有梁孝吹臺之風折節士大夫也則朝市來賀者填填溢門而國子祭酒林君預以南山

松柏徵言四方不佞又嘗辱國士之遇不可以其在
草莽終閉其口焉乃往就閭人效一言之祝請謁者
為酌者辭謁者受而將入焉煥圖進曰猶未也夫佚
者易凋勞者難老自然之符也是故顯榮者或少頤
耆壽考者率多布韋當

憲廟之時上方以英靈之資匡理宇內君侯咫尺赫
赫之威任膺請問進不隱賢退不枉行而又且藩屏
首服以其贊襄賡歌之餘延治邦疆之中撫龍鱗不
嬰履虎尾不噬蓋於斯為甚也君侯之事可謂勞矣
君侯之榮可謂顯矣然而不佞以其叨出入傳舍之

際屢獲望其精采鬢然須髮燁然眉目於藟姑射之
神不啻也何遑談人間壯而強乎哉嗚呼是大年小
年之說也辟之南山之木底千駟參青天旦夕千載
者寧視場師梧櫟遇一雨焉藹然見一風焉颯然
度長絜大也詩云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林君比興當矣君侯之壽徵矣庶幾
乎君侯克承天之休請以為再酌之辭哉謁者曰寡
君已昨青土封社之以眇眇之身許國也久矣乃為
輒為園貶其天年願為明堂之用否則楚有冥靈以
八千歲為春秋非寡君所敢望也煥圖進曰否否夫

筆以動禿樞。以運全山。以靜壽水。以止腐乃。動靜不可以誤壽夭。壽夭不可以談道之真焉。庖丁之刀。所解數千牛矣。而若新發於硯。君侯當憲廟之時。豈非批卻導窾之時耶。今也丹轂朱綬。自若而顏淖約。如處子。所謂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非耶。君侯好雅好音。從容文章。蓋若然嚮然。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者有矣。不佞於此乎。知其在他日。勞如當年。不貶君侯大年。夫君侯之動。又何妨壽焉。嗚呼。雖謁君。豈以一解而缺。再解而折。然後盡刀之道乎。但夫周之言也。有意乎養者也。君侯蓋無意

而獲焉。君侯固駸駸乎伊洛之學。

憲廟親教待從之臣。侯實以學術躬行為諸弟子率。夫子曰。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夫君侯不欲靜。靜在其中。不欲壽。壽在其中。君侯之壽徵。又何妨道耶。謁者曰。善哉乎言之也。請告寡君。為三酌之辭。

唐話纂要序

吾友岡玉成來于長崎。唱業此都有年矣。則吾黨復從而左右提挈。以羽翼其業。而世多嫌其迂。頗有非貳之者云。其言曰。玉成氏之業。蓋周官所謂象胥。象胥不過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以時入賓。則傳王之

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而已。夫輪人攻轂輻。輻人攻
輻。軸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各專其職。以備一官。象
胥亦攻一職。與之數者。比肩接踵。則又異彼司徒典
樂。明五秩。教胄子者。則庸渠足以造天下之士。且也
孟子所謂欲其子齊語。必延置之莊嶽之間。即玉成
者。壽如喬松。足如夸父。遊徧天下。能教後生。煉腸換
舌。夫一薛居州。安能勝衆楚乎。惟長崎。迺華夏夷貊
所周旋。互市其貨。苦窳巨小。倍蓰千萬。而賈之多寡。
亦倍蓰千萬矣。彼為廢居者。非憑此不能置一辭。迺
譯士之止。是其所也。玉成乃卷其術。賈諸此都。辟猶

製穢素於越。作葛絺。匈奴也。夫玉成於華音。分宮商
頰舌。極微入頤。酒闌興造。諷詠颺起。鏗鏗然。錚錚然。
實勝撞金戛石。撫絲鼓簧。然而玉成好氣。任俠。有戴
達裂琴之風。則不堪王侯悅耳之具焉。乃可取以誦
讀經史。修飾句辭耳。讀經史。修句辭。我自有吾法。幼
而習之。安得更張隨異法乎哉。不佞乃以是溺乎習
之說也。夫世所讀經史。不知黃備氏所作。與抑班鳩
氏所作。與。曰不然。蓋先世始讀書者。苦語言之異多
方求之。為訓導之。非得已也。故其法有如積薪者焉。
有如蹈石而涉者焉。有如百步射楊者焉。有如禹治

水者焉。或足蹈四載。或三過其門而不入。嗚呼。是其迂甚乎。玉成者也。然以其久也。世習以為常。謂我自
有吾法焉。不亦異乎。其迂如此。而不至大有逕廷者。
賦良知如一。而心為之政耳。玉成氏之業至于此。亦
心為之政。心均為之政。必欲從玉成氏之業。何也。夫
廉頗古之良將也。猶欲得趙卒用之。玉成之法。悉皆
跳距蹶張之卒也。彼積薪蹈石。吾恐心將微弛。或有
轉覆之憂也。玉成頃纂日用語言。附以音及譯。將上
之木。諸名公已序其首。教不佞書其後焉。夫吾人所
業六經四子百氏。假令善語言如流水。亦何益也。然

而此實階梯已。今夫如吾之源語勢語。非周誥殷盤
之類乎。背聽人之誦。此雖不盡解。要得其大意。至若
保元後諸史也。蒼頭了髻。目無一丁。聽之手舞足蹈。
忘倦矣。是無它類也。若於華人言語。視如此方。語言
讀書亦如之。然後古聖人之心。可憑以得矣。故不佞
竊以象胥之道。在此邦實不啻周官所言也。玉成來
此都。倡後進。豈古司徒典樂之罪人也哉。彼欲教玉
成。必在長崎論貨之苦。厥可謂視越人之技。羨泝
統者矣。

送大潮上人序

蓋潮和尚立志可謂大矣。世所謂學者不黃備氏所為錯綜機織之讀滔滔者天下皆然乎。師則不屑為焉。少從華客客崎者。切劘音韻嘗試與華人坐揮塵談笑。以其方袍圓顱亦同彼製莫不皆曰師來此幾年。桑梓何省也。世所謂佛者不藉口不立文字家有白根千金享之。倘其上焉者以玄奘羅什為所譯司馬子長不如乎。師不自足焉。上之墳典丘索中之左史司馬莊周列禦寇不降李猷吉數子其作詩亦視大曆以還猶之蟋蟀之丸而其鄉為肥子為我西服其所執交殆盡其英莫得其當乃去遊我都我都

東其間相去三千里而遠矣。則其所為俊傑相命寧翅倍蓰千萬。然而獨與吾曹二三君子相視莫逆乎。心何也。無乃五石之瓠瓠落無所容。忽得江湖浮之乎。蓋十年于此矣。周旋相歡猶一日。云今年丁酉以其師若太公太夫人皆日薄春谷懷師不措。將收裝而西。越與諸子會牛門為別。此別也。何唯臨水登高攀柳條指參商。口呢呢言會面之難。云爾乎哉。師則離羣索居。我乃臣喪。臣質以千載之遇乍獲乍失。欲無黯然而得乎。雖然是猶有所方也。語不云乎。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也。夫比

肩而千里者皆是也。天之生也。是使獨也。顧以師立志也大。百世相友。况同在邦域之中。肩相比者。若此之多耶。此又何重一別哉。且也待子雲千載不疑者。不得已云爾。教育之樂亦大矣。師乃今西歸。持其所得力。導後生。安知來者。不如今耶。以世方訛訛搏黍。是好。不顧和氏之璧。概委諸無能為。躬自獨絃哀歌。是亦不仁之大。師能忍此耶。今夫唱之東也。二三君子有焉。師其西。師其西。壯兵而過畏途。不如震驚百里。師歸。以大聲振西海之瀕。雖二三君子所援庇。豈亦交一臂。操觚之間。爾乎哉。若此。不喪匕鬯。不佞願

事之於此。師始浩然而有往志也。煥圖序而別。

記

遊中川記

歲己丑。三月。徙城北。外郎舍僅兩楹。氣候鄉暑。駸駸乎不無一日苦一日也。會村生違郎。就其太公石原。石原在大橋北。可一里。又東里許。為瓶井。管右相祠在焉。祠宇古深。溪流潺湲。紫藤架蜿蜒。方池上而花歲。蕤蓋武昌之勝。無有我若者。村生至。則施施誇張其盛之不已。余時心已動。此日村生去。而坦菴先生嚴然見過。司其色。似有為村生挑動。好獵之心。油然而

生也者其翌余訪徂來先生薄暮歸矣翁復至迺曰
午間村生來矣屬子之不在也過我說瓶井滋盛約
明日與子汎舟蓋國家新除釣弋律以
憲廟博愛不翅及屋烏令渭叟折鈎羊裘翁屣棄其
石磯詹公不割其粒三十年一日而今忽弛也上之
薦紳下之商賈農班白治竿稚子敲針綦中絢綸或
舟若陸群投其鈎者日雜沓焉此翁好遊無論壯歲
善弓繳也村生啗以此娛巧中其竅焉乎爾越四月
四日質明飯畢携發邸舍東行過大橋左折指推樹
莊少邪右轉得隱然一衡門即村大公舍也閣通謁

生出迂道我二人盡觀其莊莊鉅甚曲徑遷迤幽花
細草覆焉麥稊然盈其畝余鞠躬曰潤屋乎富也吾
儕跼欲井目一屬已覺其齷齪之懷亡半有是哉子
之大公壯也作七言律示之隸報具已治矣乃就舟
門前小流西轉轉墨田川時已近巳日麗風和微漣
如織縞紋回首東望通洋幾里如只尺潮光粲粲碧
色滉漾粘天余顧語村生我始謂子之大公大乎今
殆乎河伯哉於此匏尊互酌皆醺歌則陸續而起經
第三橋入小溪下鈎魚不食乃登岸留一長鬚副舟
子監舟稍熟於舟村生之价請與共觀鑄幣不得已

往矣。其鎔範鼓橐。往年所嘗寓目。頗無意致。去謁管
祠。則都人士女。紅綠雜糅。袂成幕。汗作雨。甚盛。問之
曰。方今土木興。各處胥役。溢街刑餘之夫。囂然。蚤蚤
其口。婦女過者。不問夷施。蕉萃鮮。不有槩。挂其吻。毒
者。否者。獨有象谷。與此而已。故士女遊者。惟兩地。是
競。而况大藤架。天壤無配。今方盛發乎。村生睨目。頗
有夸色。余拱手曰。子之言於此。乎驗矣。迺携手散步。
甚懽。然意悄然。不能忘懷。羨魚。俄還上舟。投綸。魚尚
不食。命舟子曰。不必問方。唯有魚之處。是從。乃轉南
之。又曲而東之。至中川路也。地益野。遊艘益寡。興益

來。從瓶井之中川。不知幾許里。其間三繫舟。釣焉。不
獲半鱗。色皆邑邑。村生危坐。言曰。昔日太公下直鈎。
磻溪釣。獲文王。以為美談。余則以此叟。截截為名。何
大之有。我一餌。若得共此。一尊。暢懷。一日。時未秋。無
魚。固也。余且樂。傍觀若孜孜。若求魚也。意實不在魚。
此之謂大漁也。余笑曰。瑣矣。若之說。漁也。夫于乎。往
飄乎。來人投之竿。輒釣。無魚。輒止。酒以澆磊塊。清漣
以湔俗氛。此我而已矣。挂若之餌也。非挂也。文王之
釣于大公也。初無害為文矣。時坦菴被酒。卧舷。聞此。
遽爾起曰。小子何嘵嘵。為白馬之辨。非魚之談。猶之

乎齊楚皆未為得也。更有真漁者不信其視斯傾三
大叵羅依舊卧矣。少焉中川也。復釣焉。復無獲焉。舟
子曰。凡魚非進潮不來。今方退潮。不若掇蚌之易且
多也。睨東涘村婦里豎。猿貫掇焉。斯須盈篋。捷于承
蜩興動。乃就西涯淺處。傾舟下手。萬斛珠璣。兩手皆
攫。幾如探其囊中而出之。舟中人皆俯舷爭之。舟則
大傾。坦菴倦掇在後。俄痛哭曰。尊倒矣。尊倒矣。於是
乎皆罷而舟平矣。然既亡酒參半。乃迴舟東岸。坦菴
賈勇先登。一足僅踣砂。其踝已沒。不見僕稍黠者。下
泥中負而濟之。然后皆濟。皆發狂奔。亂葦之中。無

有不以為快者也。還上舟。日已崦嵫矣。還舟循舊路。
比逮第三橋。潮稍進矣。舟子曰。可釣矣。繫舟。村生先
舉一無名波臣。如小指頭大。大喜呼。水盡汗衣。余徐
徐曰。太公太公。所得不償失。子之六韜中。未之前聞
也。皆笑於此。人各獲一口魚。若二口。合之六口。大皆
等矣。獨余僕坐。欲獲鰻鱺。餌頗大。不獲一。不免姍笑。
日已黃昏。依依以還。從大橋棄村生。舟而陸焉。歸則
初更矣。頃余病采薪。日病首於此日也。霍然已矣。於
乎遊可以已哉。

遊湘紀事四首

弘明第一

相之諸勝雞肋耳。接近輦轂，距都僅百里而近，無有名山大川標世者，亦無關門譏察，以故婦女孺子皆得游而壯夫不屑也。然以其地古昔霸王所數都，而故墟舊蹤累載國史也，不能忽焉，不介意矣。會伯脩之家在金河陽，與相接壤。丁酉之秋，將歸省其父母，則誘太宰生晁生山生從焉。波及不佞也。九月既望，會牛門謀行時，金華湏溪遠來為之色動，皆請偕。乃約以廿日發，其翌大雨連數日不止，道路起波。十九日，余過牛門，則伯脩既行，晁生疾，脚在舍，曰霖雨妬

久，假令強行，亡揆討如意。且籃輿行，不如亡行。况金華湏溪期而不會乎。且遲春日而遊，未晚也。余固不屑之遊，則議寢而歸。廿一日薄暮，山生衝泥過，余曰：太宰遊趣勃勃，不可以已。不佞年又最少，不忍使太宰獨賈勇，約明日質明，襪襖而偕。故來辭云：且說切。金華湏溪怯於遊，意每在余也。余陽為不達其意者，已生去矣。時雨少歇，東隅隴虹，問諸人，皆曰：且霽矣。余乃投袂追生，屐及于高丘，蓋及于黃花陂而不能及也。至則太宰方在堂，與生睥睨彈指，罵余輩不已。余曰：公等且徐徐百里之遊，豈汲汲為然。雨歇興來。

請殿公之遊乃大笑更飛觴徠翁為擊筑太宰和之
操伏櫪為別廿三日雨果歇五更取月會牛門太宰
襪襖余則皮裘虞雨也山生別為一行李肩之亦雨
備也余二人嘆其少壯傍廓門而左抵級河驛已近
午矣擇酒壚最陋者入焉山生探懷中出岡生餞詩
與余二人下酒已自啖梯談笑若無人蓋生無酒腸
故也余把爵屬二生曰此行也實適莽蒼類耳而為
此者非試他日濟涉具耶乃施施為壯遊之顏殆笑
于大方之家請與二君約法三章曰無曠日也無以
飢不探也無以馬為脚也乃各歡一爵山生強一爵

而出右曠原左大海取道蓋西達大驛列種松柏銀
濤射樹滉漾潏沆覺一洗鄙吝右顧沃野千里與海
爭澗而處處平林落葉簌簌有聲其稍若培塿少露
浮圖標者為本門寺渡六合河抵金河驛路頗
右土山山腰出泉清冽可掬程谷驛左有小巷立碑
刻曰弘明寺路乃左折入巷不數武得一小澗沿澗
至山足山徑僅容人左右松杉枯柏參差蔽虧馬蹄
之涪覺滑人足仰視俯眺峰巒疊出如在鏡中而行
也遇一農夫牽馬問弘明路夫曰諸君得無之根翁
許耶余爽然自失質所以知之曰弘明蕞爾邑與士

人通者獨根翁在耳。行且語風旱傷稼事。至頂路岐左右。指其右曰。降之則弘明。夫乃左焉。余三人班荆憇者少時。左顧馬則如豆。緣山腹而行。已至一厓。兩山之抱也。厓不甚高而峻甚。手攀樹根而下。稍左轉。目境頗濶。禾黍覆隴。斜陽映發。為黃雲之狀。厓盡取步。其間則餅餌香拂拂。襲人。與太宰相後先行。迴顧則不見山生。以為失路。乃喟然興聲。少時似烟樹間。哨聲微微而應也。踞樹而待。乃見山生解劍肩之。掛行李。蒯緱上。蹙蹙降厓。問之病邪。曰。此飢也。非病也。且弘明已邇。日猶下春。公等胡為忙乎。且何不行。翫

勝耶。又問路。耦耕者傍川而行。可二里許。有榜書曰。二位禪匠木像在焉。太宰欲探山生曰。未晚也。則取直路。得一村落。村落中褻然者。根翁家也。伯脩迎至家。麪酒慰勞。山生不扶床不能起。而豪啖自若。為可笑矣。燈下議明日路。所繇山生卧而不聽。余二人以為憊而睡也。須臾根太翁出。見年可七十。鬚髮豐腴。矍鑠者也。謂吾輩曰。諸公不來已。已來不飲。伯脩酒。一日輒去耶。余兩人舌縮不能答。山生忽奮曰。翁之言是矣。始知山生未睡也。適有醫。且泉者。舊識于鞍生所。新來住此。聞吾輩至。是喜來見。各浮太白。酣嚶。

二更就寢。翌日謁二位居士像。欲問寺所初住持僧不在矣。悵然久之。出行。觀弘明寺。觀音其如丘隴。而高堂其巔。堂可三楹。蓋所謂順禮者。所香火也。張三李四題名。溢壁。簷牙椽梁無餘白。可厭也。據山南眺。連山極天。乃席堂後。弄折楊柳而去。仰神明山無竒。乃不欲登。則歸。逢宜泉使。俛奴肩一瓦餅。一莞席。以來曰。以龍笛振山木。知公等遊欲一銘。苦澆磊塊。特來矣。乃相伴。遂登山。伯仲觀音。而廟僅四壁立。置一石像。茅茨土階。雖神所勅。而風雨所漂。假令不石。其像。侘乎不免。土偶人。揶揄也。然樛木交加。蒼翠隱

映。勝都下輪奐者。遠甚。拜畢。鋪席廟左。其衆巒灑迤。與觀音山。觀無殊也。得宜泉生。苦生色耳。乃傳爵如流。太宰吹笛不止。蓋生居恒言。笛聲得酒始暢。觀音山之唢。稍奪于天籟。蓋欲收之。桑榆也。時宜泉探肘後。出梅花及菊花。併汎之。酒。梅不時發。蓋大風之後。往往然云。太宰瞪目曰。夫唐帝之羯鼓。孰與乃公之笛。酒氣得花益列。笛聲得酒益暢。愈益不止。顧山生有無聊之色。余哦一詩。兩生和之。而山生益有鞅鞅之色。俄山生下瞰。吟哦之聲頗高。視其鼻間。栩栩然。乃見根翁之奴來。將行厨也。尋根翁亦至。奴去林中。

拾墜葉然之煖酒啖飲歡甚日將奄茲乃歸至門左顧見烟樹掩靄中兩松昂軒如駟與羣木伍問宜泉曰去此一里奇太宰欲往則顧山生生故態發亦欲往乃經田畝間直至山足宜泉導上山山皆樸楸榛莽鈎衣無復正路擇樹間可躡躡之一左一右繞山腹而上宜泉捷甚不可接踵三生者分為三處蓋路窮而返者數先者在頭上如一跳可及而邪追之則遠數十百步故也余三人後先至巔則宜泉踞樹下窺者多時矣松兩株雙擢大數圍圓蓋縱橫數丈要非百年來物也南有大谷谷間田隴棊置谷外重山

層重以及芙蓉函嶺目境皆山不見異物近者綠綺間錯稍遠蒼茫暗澹最遠空青撐天其瑩然白者獨芙蓉為爾時又晴甚夕日啣其肩與雪相映皚皚然其東北為海亦受夕陽容裔滉漾決滌粘天唯有帆影如鴉時出時沒知其為水耳良隅二洲與弘明為山字形者為本目為金河驛金河遠不可辨本目洲盡處懸厓數十丈如削成者可半里所其潔淨白堊不如也余揖宜泉謝非公幾乎失此山也惟恨向所携不於此也山生笑曰其學衛夫人空費歲月耳蓋日影無所蔽虧光亮猶晡然俯窺其麓已昏黑矣大

驚下山至根翁家既秉燭云。

歷金澤抵鎌倉第二

根生家不復樊籬稍種菊花南天竺為限使後山在
几席間蒼翠之色爭來獻勝翁曰山盡處乃為金澤
距此可二十里所蓋鎌倉與金澤畫島鼎立鎌倉居
中西則畫島金澤則東最近為翁庭中之物也故遊
昉于畫島則直抵鎌倉正門路甚坦陀出鎌倉後門
及金澤險阨則如噉甘蔗漸入佳境是遊者之常也
然吾輩急于嘗險乃倒行逆施蓋有利器者常喜蟠
木根柢亦非常之常也廿五日辨色而發取道霧中

蒙朧滃滃目境止于尋常許雖其覩不大而前路之
勝隨步而現知兔噉蔗之笑矣夫已入山路左右溪
澗無數始視谷間如置襜絮不得其底霧漸垂晴漸
顧其中隱隱然如青氈者如練如權者如牛屋者處
處現前而又如果僮者如蜨螂者在碧紗中蠢蠢然
微動知禾黍登場農夫拮据也高低取步亡有峻陔
陡絕然其為谷者益深左右為山者益低益現則知
其所行益高也亭午露盡卷得若山背者太宰先余
可十步藉艸而坐右顧大叫快哉余與山生陸續相
及皆坐縱觀蓋所居絕高無阻其觀芙蓉函嶺如視

掌上。海色映發。燦然可挹。太宰曰。擲筆之勝。亦猶是耳。則起步谷間。宿雨不除。沮洳濕裝。左右隱蔽。無所見。降之五弓許。又陟。陟里餘。舊景現于右。左則傍山。山腰得一門。石階數十級。仰視篆榜曰。擲筆山。心越師所題體勢活動。與山爭勝。賞翫半時。入門。右構一亭。置閻羅木像。榜曰。能見堂。亦越師所篆。比擲筆覺倍佳。蓋能見者。原絕倒之意。昔日画師金岡欲寫其勝。而不能為。擲筆絕倒云。後人嫌其俚。代以今字。益如其俚。不如。娠隅躍清池為雅也。可惜矣。剝蘇讀井上翁碑。廣澤所書楷正可愛焉。堂左一屠蘇鬻心越

師八景詩。其前嶺一大松。亦稱擲筆松。一僧導余三人。指點所謂八景者。且釋其意。余三人罄折而聽。已僧去。余據松根讀其詩。覺為二榜之累。其勝比山脊所見益濶。大概右山左海。海中島嶼無數。大者為夏島。為野島。小而如落帽。為帽子島。而海水入山間。縱橫為港。橋通迫門。迫門前突出海渚。鬱然者洲崎。天女祠也。山皆如蟻垤。樹如薺草。宛然一幅輞川圖也。假令右丞當金岡。世亦當擲其筆否。雖然。彼以擲筆不朽。其為不擲也大矣哉。太宰縮額曰。擲筆實勝區。唯亭置閻羅與能見之稱。使人噦耳。余笑曰。併與僧

解詩為三不慊。如何遂笑弄腰間之笛。時有一貴女。其從如雲。光輝來詣。見余三人者。擔簦躡屨。乃命僮茶果以勞。皆戲作一絕。下堂下之里許。入村落。值童子問。稱名寺。寺頗鉅。入山門。左右鑿池。童子教曰。某西湖梅。某黑梅也。某某美女石。老婆石也。樹皆枯死。今其孫枝僅拱把耳。又有六浦楓者。曰經霜不凋。滕為相所賦。云。又已枯倒。今代以他樹存其名耳。余笑曰。此殊過房之子。不如孫枝為貴焉。入寺觀古書畫。水晶簾古雅可愛。問文庫。乃在後山。今廢已久。僧曰。其所藏古書。今猶存。而寺前土庫。冒文庫稱。云亦過。

房之子。不足寓目。出寺行村落中。盡失能見。所見行可五六里。稍見海水。濱海軟沙。瑩然如玉屑。往往畫為井字。旁埋水桶鹽場也。迢遞取道。至迫門。有兩橋。駕海支港。過橋則鎌倉正路也。右有林。林中小丘。置三島神祠。可三楹。其傍枯樹顛倒。枝皮剝盡。堅硬如石。大足蔽牛。木理輪囷可愛。所謂蛇木者。以其似伏虯也。隔路正南入海。五六十武。為天女祠。祠縱橫可二丈。亦為題名者所塗。自迫門至祠。一條路坦平如砥。兩邊種松杉槐柏。其外則海潮平岸。樹皆十數圍。蒼鱗駁犖。為騰螭。為伏虎。為狻猊。殆非平生所覩。蓋

海風所使也。孤臣孽子，能成其德，豈翅人哉。據岸睥睨，擲筆之勝，殆為芥蒂。出洲西行，看失其勝，為之遲遲而行。又得村巷，巷窮復現海，然頗已遠矣。其間悉為井字鹽場，場亦窮矣。路左一寺，窺其門中，見一大石，豎立倚樹，有異焉。問之曰：飛石。入門觀之，大可丈。豐上而殺下，其狀如蒙穀之士，軒軒然方迎風而舞也。飛石之稱，不誣焉。又入山路，山比金澤，加截薛，往往為峭壁。且見石骨，右壁鑿地藏薩陀，大如垂天之雲，稱缺鼻地藏，以其形也。又稱界地藏，以武相之交也。入相山，益鬱律崔嵬，有朝夷鑿，蓋至此則阻絕無

復路，乃鑿為鎌倉後廓也。土人謂朝即膂力絕倫，一夜而開，蓋以三即為五丁也。今猶鑿痕歷歷，知肇開之說不售也。意朝即監役也。路濶可二步，崖高二三丈，或五六丈，莫非緩眩之崖也。鑿盡郊野，開人烟密，為鎌城，杜曲然，其路益崎嶇，所履無非石者。余意鎌倉，蓋一片大石，其擁腫為山，缺處為澗，為谷而坦夷，為城市郊野也。左一小澗而行，連澗底似亦一片石，石苔蒼滑，曰滑川，青砥某遺錢者也。川右有荏梗天神祠，石階幾乎百級，殿宇鉅麗，祠右延袤可一里，為賴朝故殿。今禾黍迷入，且縱橫開徑，以便往來，人往

往以徑間一頃許地為殿趾。訝其最爾。不似人君居
宜也。殿後山足有釋迦堂。賴朝所創。復殿墟。右至鶴
岡。謁八幡廟。時日已薄。虞淵。憊甚。借廟下一司祝家
而宿。會太宰吹笛。格村伶十數。憊之不已。強為之
三弄。四鼓伶去而寢。乃山生。則為華胥之遊。已久矣。
廿七日為牛門肆樂之期。不曠日之約。亦為此也。余
三人相議。鶴岡東北來路所經。西則至畫島。往路可
專探者。獨南偏在耳。探及兩境而宿。金河。或得及其
期焉。會護良王地牢。一覽亭址。俱在來路而錯過。乃

鎌倉諸遊第三

計早發而遍廿六日。秉燭而飯。再謁八幡廟。登樓門
俯眺。一路如髮直走。由比濱。海色射欄。可想浙江樓
也。夾路種松。距海三里。其間舊置三華表。其一今在
海中。退潮之時。時見其巔。云陵谷變遷。理或然也。其
廟後據山。稱鎌倉山。名以藤鎌子藏。其實鎌而得。郡
亦因以稱。云廟舊源賴義所初。在由比之地。而至賴
朝。移今地。且張大規模。所謂少宮也。少云者。以祠仁
德帝也。而其應神廟。賴朝所特建。大可十楹。雕績滿
眼。廊廡四繚。其配食小祠。填溢廊內外。樓門外。石階
數十級。廊左置六角。經藏。窺其中。不復設輪藏。空洞

亡所有焉。穿石甃中央。圓孔如井。然蓋土窖而古之製耶。階右有銀杏一株。絜之十圍。長幾乎十仞。灌翳鬱茂。乃僧公曉所隱。以絨實朝者。四百年前。既然而至此。其大也。宜矣。櫟社之樹。終其天年。則槩以不材。稱寃也。會曩者擲果之人來。獻舞巫八人。不復粉飾。老稚相半。老者綠衫朱袴。稚者素衫。手持金鈴。蹲蹲然。應鼓一前一却耳。然其古趣藹然。比都下靚粧袿服。為公孫大娘舞劍之狀者。竟為天淵。廊中置天女像。像所抱琵琶。則平內相所彈云。其製實不凡。料非贗也。以其托天女久存。亦以托天女。闕其音。所謂人

琴俱亡。雖存猶不存也。余不得所以為琵琶慶吊焉。咨嗟頃刻而去。舞殿前鑿大池。左右環之。若玦其東西。合抱處。駕石橋曰丹橋。意昔日攻木而丹之也。今石殊不丹焉。池中七洲。其東一洲。嘗置天女祠。乃琵琶所托者。今以堂隲寄置廊中也。過丹橋。可一街。左右立木柱。加衡木。其上高。可容人。此為駐馬處。鎌倉寺院神祠。係官置者。皆爾。比今。樹下馬榜。雅甚。廟右坊舍。填塞。左出。歷扇谷。抵建長寺。總門扁曰巨福山。傳趙文敏公書。吾未之或信也。入山門。仰視釘一大扁。曰建長興國禪寺。蓋兵燹之後。門殺古昔。不可以

掛舊扁故且釘以羊存云。書頗古雅可觀矣。方丈前小池置一石螭出水其口曰金龍水。寺亦鉅麗。為五山中首觀。右關二門。扁曰海東法窟。曰天下禪林。皆麗奴所署。墨猪不足觀也。出法窟門得杉谷天女祠。鑿巖為門。祠後有一石洞。猶其底齋。渟泓澄可濯焉。中置石像。出洞歷觀新井。閻羅淨智寺。東慶尼寺。尼寺兩層門。榜第二門曰禁男子入寺。乃出土人曰蓋無賴婦女。惡其良人者。若有淫行懼發。竟者亡命歸寺。居寺兩閱歲。則法不得究之。重醮從所欲云。余聞其語。知寺必女主所建。而錫類婦女者矣。抵圓竟寺。

山最夾磴。肩差建長。太宰舊識其僧。茶果慰勞甚至。命一雛僧導謁開山祖佛光禪師像。師宋人。平時宗所招。以建寺。其像精工殊絕。顏面如生。掛金字榜曰慈照。時宗手書。渾雅可愛。入山觀鐘。厚尺許。銘後書曰。正安年製。敲之聲最清越。僧曰其所掛。鉄環。劍工正宗所鑄。云出寺左折。歷官領衙門。上杉氏所開府址也。今亦為田。歷英松寺。觀扇井谷。所為名也。一石井。刻為扇形耳。歷觀壽福。花光。淨光明。諸寺。源氏山。一名建旗山。源義家東征時。駐軍此山。會東諸侯兵云。已得一石骨。小山。山足石洞。丈餘。中置佛像。其上

盖有為相墓云。余憊不能上。意其洞乃墓穴。而所發者也不然。碑下朽空。亡所以葬焉。大槩鑿倉石骨饒山。而處處鑿為窟。大者丈若二三丈。小者二三尺。甚衆。不知何故也。意皆葬穴耳。然土人以槽稱之。則其大者或以為屯戍所耶。史載幽護良王。土窟則或有以為圉圍者焉。土人乃歷數石窟曰某。以幽某人某。以拘某人。嗚呼。入而造圉圍。是地不足也。否則如四罪。天下平而後可矣。觀景清土牢者。亦石窟。其事無徵也。過龜藤假粧諸谷。觀鉄井鉄觀音飯館。日已昃矣。再歷鶴岡。取步左林。詣法花堂堂後山中石磴。紫

紆而下。數武得坦處。乃有賴朝墓。置一無字碑。苔蘚蝕盡。不復封域。不似人主墓。意亦偽耳。而山生則喜可知也。盖生居有三癖。而古墓癖最入膏肓。路遇一蒨蕘。一農圃。必問有古墓否。而後敢行。好古之迂。雖吾曹同病。而余與太宰將避三舍也。再經荏梗祠。問護良王幽地。乃在一山足。掘地為之。有如掘室。其口圓徑仞許。其傍老樹交遮。荒草鞦韆。其中暝黑。無所見焉。左轉過滑川。抵瑞泉寺。寺又一大山刹。入山可半里。始得門。門山腹。其寺結構不甚大。僧乃以坐觀芙蓉誇詡焉。謁源基氏及夢窗國師像。後山磐石重

甌徧界一覽亭基趾在焉其首徑刻類陞階之狀稍登則因石角少鑿以受履屈曲而上如率然勢者十八盤始達頂側有三石崖亦葬人處耶頂可坐百人亭基宛然西望郡中山海一目則盡畫島可喚而芙蓉函嶺蟠鬱對峙其後山益出亭後無以見東北之美也左則紅翠膠紛綺錯如繡可愛賞也時日已晡降磴右出覽葛西谷寶戒寺北條衙門其東為東勝寺墟高時氏敗也北條之族殫焉今鞠為荒草經大小街者古康莊也過花谷石井松葉谷覽田代觀音抵名越邑有鑿道曰大小崆峒以畫伊豆之地至小

壺邑其右乃為由比濱左折詣光明寺謁記主禪師像登後山山腹架小亭翼然臨海此遊也登高遠眺者為擲筆為一覽亭併此凡三皆觀海而無如此山最切近海色染衣者時日方浴虞淵絳旗翠支繽紛擁亭不可名狀問畫島乃西南海中如拳石者矣計不可一蹴而至則歸鶴岡舊路暝暗失足數次二更至館余觀鎌倉負山抱海魚鹽饒豐而其中沃衍可居帶甲百萬夷鑿之阻名越之塞以扼東北之要而西南可以下兵四方實四塞天設之國也代為王霸之業者宜也今乃嫌其叢爾者何哉此日憊甚慮村

伶來惱不吹笛而寢。

西山下畫島天女洞第四

鶴岡之右邪登觀甘繩神祠及彌陀大像像可兄東
睿者入光則寺觀日朗石牢稍厭石牢之繁一覽輒
去漱星月井抵稻村崎鎌城廓門也崎至畫島沿海
踏沙而行十里許其右則如龍斷然白沙軟潔晶瑩
玲瓏曰七里濱源義貞伐鎌倉也海潮退者七里故
名之云沙濱沒脛璣貝萬斛與旭日相媚余三人下
海拾掇兩袖皆滿其一堆黑沙受日影閃爍射眼者
為細鉄沙可以磨刀物先是山生憊欲棄行李者數

次緣疇昔覽古投其所好也此日豪甚併掇璣貝鉄
沙半其行李且掇且步涉行逢川水沒其脛及乎行
膝而沙益深水沙相粘脚重如帶鉄以目飮非常之
觀忘其勞耳濱窮又入村巷漁農雜處養氣襲人掩
鼻而過地称腰越為鎌城都門入滿福寺觀硯泉石
研所滴一沟水也謂辨慶造書訴義經之寃也實用
此泉今其書存云誌称其質也不欲觀焉長揖出門
步漁村中以其目境索然也足鉄如益之而重顧山
生則棄其所掇久矣畫島入海可十里許退潮則可
厲揭而涉而土人僦而負遊人余三人佇立縱觀其

人肚腹悉濡。故就其浚以網利也。以懲行逢之涉也。順受其欺。馱其背。達島島縱橫十里許。高稱之。人居寬整。有如都會。已入山。石階整齊。祠亦鉅麗。乃下宮也。左折。更為石階。有大青石。曰福石。過石。行如徑者。其左則海崖數丈。壁立。鍊城在目。右則山樹扶疎。往往置鑪。憩息遊人。可二里。而得上宮樓門。門如竇。而入。有雅趣。祠宇瑰偉。恨欠深幽之趣。更左轉。匝山。山漸垂窮。左壁最懸絕。其缺處。瀦水紺碧。使人懽然者。為龍湫。湫右得一小磴。攀緣而降。其下大石林。縱可二十步。衡殺半。潔淨堪偃卧焉。牀右碧水瀦淵。乱石

齒齒。為猛虎騰螭拏攫爭忿之狀者。為童子舍身崖。崖上立童子碑。事見于誌也。牀之左。崖腹為洞天。洞口二丈許。入洞十數武。置天女像。像後兩洞。深黝。僧秉炬導入。右稱金界。左曰胎界。洞漸狹隘。奔泉滴頭。行百步。崕斷。權而通者。可二步。過權。以往。洞益窄。處崖角。觸額。跼蹐而入。至洞。不復容人。處置大日木像。而洞不知其底止。云。而洞中置佛。無算。左右皆爾。出洞坐。石林而憩焉。見一豎子。坐釣。黠甚。為語洞中事。頗悉。余輩歸。豎子亦罷釣。而歸。行語至一鑪邊。乃曰。臣則當鑪粥茶。及貝物者。公等且息。則入鑪進茶。

乃買貝物而出。其所以罷釣也。余三人蓋在術中不知也。豎子實大漁哉。處處問建寺之碑。皆曰無有矣。島之勝當盡焉。乃揖視篆。僧問諸亦曰無有矣。余乃曰得亡有如墓表而隳者耶。僧乃啞然大笑曰有矣。公等為蠻夷之語使人不可解耳。乃指示其處。碑蓋僧良真西來所齋。宋人之製也。篆額甚奇古。而左右鑄為雲龍精緻。特至碑文則剝落。僅見一兩字耳。降階借一店飯。海味鮮美。無奈蒼蠅兩集耳。潮已進舟。而出島。歷片瀨。至藤澤驛。今年大風。行路之間。倒樹相接。新街驛右。見一老松。顛倒在地。其中悉燒而外。

則枝皮自若。非雷擊野燒所為。問之土人曰。風折後方見之。云蓋自焚也。噫。此豈故紙上所得哉。使人轉起壯遊之懷焉。宿新街驛。濁醪解勞。山生袖手。仰屋。余與太宰引一爵。屬生曰。公既背約。請罰一爵。蓋山生此日跨馬也。生笑曰。固也。然公等能及肄樂之期乎。其如不曠日之約。何乃大笑相罰。廿八日歸家。商丘子曰。甚哉福之俗物也。寧獨人乎哉。畫島實神女。崛宅當不在三十六所之下也。乃其地以祝釐。祈福顯也。結構多資。酒囊飯袋者。力焉。彼安知幽邃。宵渺之貴。而守者亦務鉤其好。瓌麗是尚。益俗其境。至。

東野遺稿 卷中
有一碑刻不能識其名。有一洞天。粧為鬻佛鋪焉。天下孜孜皆為利來。何獨惡蒼蠅慕糞也。鎌倉古墓。雖質居其半乎。我將左袒也。

剛菴記

天下之至不測者。莫龍若也。然有董父劉累之數。則畜之如螟蛉焉。故韓子曰。龍之為蟲。柔可狎而騎矣。若夫變化儵忽。不可端倪。其唯玄之龍乎。古者有玄龍其德焉者。則老聃其人也。老聃之道。居柔守雌。微妙玄通。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夫子曰。老子其猶龍耶。宜乎其駕微妙之雲。致惚恍之濤。逍遙乎玄

玄之洞。而萬世不死也。今玄龍先生。非為其道乎。其處剛菴。何居。蓋世所謂剛剛而折。吾剛不折也。世所謂強強而裂。吾強不裂也。曷為爾。以柔弱為用也。故曰。柔勝剛。弱勝強。唯其勝矣。得非天下之至剛耶。夫能剛能柔。能明能幽。張翕自在。而遊道之和。是之謂善學老聃也。不然。俛俛乎追名。追象。何有於玄。何有于龍哉。夫是故。今玄龍先生。乃處剛菴而不疑。

東野遺稿卷中 終

